

# 新 月 亮

● 张郁民 ●

北方文艺出版社 ●



新月亮 · 张郁民著



责任编辑：杨川庆

封面设计：张延宁

新 月 亮

Xin yue liang

张郁民 著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)

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8 12/16·插页2 字数170,000

1990年8月第1版

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446

---

ISBN 7-5317-0355-6/I·356 定价：3.85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月亮.....     | 1   |
| 子虚兄的君子兰..... | 48  |
| 周末.....      | 62  |
| 今晚云遮月.....   | 86  |
| 守夜.....      | 106 |
| 长工.....      | 115 |
| 远村的梦.....    | 136 |
| 中秋节.....     | 155 |
| 收获季节.....    | 163 |
| 长命锁.....     | 174 |
| 替身.....      | 190 |
| 公仆.....      | 199 |
| 草帽.....      | 205 |
| 反骨.....      | 222 |

## 新 月 亮

人类和阿米巴一样，在试错  
地懂得地发展，在不断否定中前  
行。

——马林诺夫斯基

我是鸡叫丑时生人。妈妈告诉我，第一声鸡啼，几乎是和收生婆为我断脐带的剪刀同时响的。只是我落草时并不曾哭，而是睁大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这陌生的世界。象是从那时开始，就有决心忍受这世上的一切痛苦。收生婆一边为我洗去身上的羊水，一边絮絮地说，这孩子怕是要有点出息，听呢，外面鸡叫得多欢！

妈妈对我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已经不久将离人世了。她是在那挨饿的年头，误吃了一种叫做小芦鳞的野菜，当时嘴唇发青，浑身抽搐。她用爬满青筋的手抚着我稀黄的头发，断断续续地说——

好好念书吧，我的有出息的孩子……

现在回忆起来，我没能出息，辜负了那一片嘹亮的鸡啼，确是没好好念书。可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我。妈妈饿死的那年，学校也快饿死了。全校只剩下四个学生，老师有气无力地讲课，还总蹿稀，隔一会儿就往厕所跑。我好歹对付到中学将要毕业，眼见得要上大学了，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。造反、串联、破四旧……闹腾一阵子，回乡务农，娶妻生子熬日头，猫气狗气都得受着。我才知道，落草的那阵鸡啼没准是苦命的兆头。

想不到，我做梦都不想上学了，却考上了一所大学。这年我三十七岁，已经儿女成群了。

考完试，在家等通知的日子里，我的心情很烦躁，坐立不安，魔症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可能，无非有两种：既有考上大学的危险，也有考不上大学的希望。对于我来说，两种结局都将把我推入难堪的境地。

那几天风很大，沙土飞扬，天地间一片空蒙。妻子郁郁的，咳着，上班去了。她在一个单位里搞卫生，临时清洁工。带着干罗音的重咳，不断从楼道里传来，渐去渐远。

我开始收拾屋子，拖地板，换气罐，给孩子检查作业，做些该做的粗细杂活。孩子们撂下筷子就匆匆上学了，我不做，就只能推给妻子，可她已经是油干灯尽的样子，那个临时工作也是逞能维持。可我一旦上学走了呢？

接到入学通知时，我已经高兴不起来了。可也说不上有多么悲哀。心木了。我拿着入学通知书，却不敢轻易拿给妻

子看。

一天中午，大孩子加宁带回了一枚中学生智力竞赛获奖证书，红皮的。二孩子杏村也带回了期中考试的优秀成绩。我很高兴，妻子也很高兴。她脸上现出红润，喋喋不休地对孩子说，还得用劲儿，非考上大学不行！没个好工作净吃下眼食，象妈妈这样，给人家拖地，洗厕所，倒痰盂，还得走后门，还说不上哪天就不用你……妻子说了好多，中心是大学有可考性。

我就不失时机地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拿给她。她看了，脸立刻沉下来，变得难看，背过身子梳理头发。她的头发被汗水沾在前额和鬓角上一些，有点零乱。

“我不去念了。”为了家，为了孩子，为了眼下的处境，我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。

屋里很沉闷，那只康巴斯石英钟吭吭地走得缓慢。

妻子说：“去吧，好容易考上的。”

“不去了。说明我能考上就行了。”

“没文凭，定职称长工资都是事。”

我说命中八尺难求一丈，“我信命了。”

妻子说这是最后一次上学机会了，“还是去吧。”

将近四十岁的人，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，“可是家呢？”

“我撑着。”

“怕是你撑不住了。”

妻子和我熬苦日子这些年，得下了各样的病：肝炎、心脏病、结核性脑炎、6B型肺结核，这会儿甲状腺机能又在亢

进，脖子与日俱粗，怎么能再撑下去呢？

她说能，说的时候就又咳嗽。她忙侧过身，深呼吸，用手捋喉管儿。

这是妻子抑制咳嗽的好办法。她为了自己的临时工作干得长久，怕让人知道她得过肺病，就用这办法——深呼吸，用手捋喉管儿。

她每每这样做了，我都要难过好些天。如今她倒用这办法来蒙骗我。这让我实在受不了，忙背过脸去装做看书。我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掉泪，不能把悲苦的情绪传染给孩子。

“去吧，别犹豫了。以前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，这二年怎么也能熬过去。”

就全当能熬过去吧。熬过两年大学毕业，不熬两年初中毕业——我面对着这种严肃而滑稽的现实。

于是我上学了。背着书包，还有行李。

那天风和日丽，太阳也无限娇好。我的孩子们也都上学了。我们都是学生。

这所成人院校是新建的，还没有院墙，和田野和铁路和广信屯和太阳岛连接在一起。宿舍楼左边有些极小的土丘，被风沙掩了，上面疏疏落落地长些草。问广信屯的老乡，说是坟莹。

江套子里的风，到了晚上格外凉。几栋孤楼顽强地屹立在瑟瑟风中。不远处的太阳岛上，灯火迷迷离离的，弄得水阁云天和太阳山一带也缥缈，这容易让人心境高远。楼前有一片无名小湖，湖边满是各色野草——母菊庭荠大荨麻，水



葱燕麦秋马唐……葱葱郁郁地拥挤着，把湖面染出一片新绿。我们叫这湖为翡翠湖。

晚秋月亮又比平时明净，经翡翠湖一洗，簇新簇新的水灵。我就毫无缘由地生出些傻乎乎的想法——

这东西怎么总是这么新呢？

人怎么这么不经老呢？

脚下的土丘是谁的坟呢？

秦陵跟山似的，长满柿树

妻子的药怕是用完了

土豆窖子不能捂得太严

秋白菜也该腌了

……

“唱歌啦——”

大鹏底气十足的一嗓子，我断了瞎想，回教室练歌。学院要举行一次歌咏比赛，以系为单位。大鹏是系里的文艺部长。

这小子长了一米八十多高，站有站派，坐有坐派，要是歌舞起来，浑身来派。哪个姑娘看了哪个姑娘眼馋。

他的头发很长，飘飘洒洒地扬在脑后。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形，用发乳固定一下，不然象刺猬。同寝室的九新和小梁子也过来给我梳头，这个梳一气那个梳一气，结果是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。

“没治了。”大鹏说。

我说我就只有头发还自由点，就由它去吧。

大鹏是一个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，亮开嗓子真够专业

的。

红日照遍了东方

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

“注意！唱的时候要找感觉，要紧的是感觉！”大鹏一边教唱，一边强调同学们找感觉，“看见了吗？一轮喷薄的红日，在丛山峻岭中再再升起，再再升起！”

大鹏故意把冉冉读成再再，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，他却不笑。

我开始闭上眼睛找感觉——自由之神牛烘烘地站在山巅上——可这不顶事，嗓子不给我做主，破锣似的。高音唱不上去，低音发不出声。

记得我这条嗓子曾经可以过，中学时，在学校宣传队，演唱《八大员》里的炊事员，矮人声高，还象一回事。一晃我这条歌喉闲置二十多年，如今还能发出声音，还能说话，这已经不错了。还要求我什么呀？

“停！又跑调了，这句该这么唱——”

该怎么唱，似乎都知道，可就是唱不齐。大鹏的嗓子都快急哑了。他指挥得十分卖力，指导得也很得法，可这是个什么合唱团体呀——

全班三十个人，有二十来岁的，有三十来岁的，有四十来岁的。三世同堂，七高八低。成人院校就这个特点。要统一在一个调门下，确实不易。

摆队形不按年龄，按大小个排成半月形，一个压一个肩

膀，女生站在前排。

要组成这么一只新月亮得费些功夫。大鹏和九新编织队形的功夫，站在我身边的大君问——

“我得管你叫啥呀？”他个头和我差不多，而年龄差了许多。

“叫啥呢？”这真是个新课题，我从来没想过。“就叫我老张吧，或者就叫郁民兄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“没错，就这么叫吧。”

原来大君入学时，他爸爸知道和我们几个搞创作的在一个班，告诉他要懂礼貌，有大有小，“跟叔叔们用心学点东西。”

临了，在一个班里上课，这叔叔也不大好叫，愁得大君子直叹气。“哎——”历史在什么时候错的位呢？

一只“新月亮”在我们讨论该如何称呼的过程中形成了。大家都很兴奋。我用心体会这失而复得的学生生活，温习已逝去的人世沧桑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庄严感。于是象真事儿似的，按大学生的标准站直，扬头、挺胸，收腹，放开嗓子。可别说，还真随上调门啦！

九新五音不全，歌唱得不很好听。他的特点是嗓门大，扯脖子喊，有个不害臊劲儿。他的头晃着，高倍近视镜也随着闪闪发光，一股出类拔萃的强音就从他那儿发出。

唱二部混声时，九新所在的声部有压倒一切的优势。大鹏把他调到另一个声部，结果另一个声部强了，而他所在的原声部又弱下去。

刚入学时，九新是代理班长，班级排队集合，他也便代理喊排。

“立正——”声音宏亮无比，那是标准的军人式口令，可是接着就出了毛病，站横排，他却喊出“向前看”的口令。首先从女生那儿发出一阵窃笑，男生也跟着笑起来。九新板着脸孔，问：“往哪面转？”

大伙说向右转。

“向右转！”

“齐步走！”

显然，他的口令，远没有他的诗歌那么成熟，那么老道。敢干就是了。

九新本人就是一首诗。浪漫、豪放，无拘无束。看见不顺眼的事，非插手不可。我跟他出几回门儿，差不多每次都有打仗的故事。我就在中间拉架，调停。

“我要不在这，你非挨揍不可。”过后，我劝他那沾火就着的脾气得改着点。

他说“你要不在这，我也不跟他干。”原来他的脾气也有一定的原则性。

鉴于九新的名气大，年龄大，入学考试成绩又突出，系主任让他当班长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谦虚地说：“我当不了班长，脾气不好，爱干仗。”

来了情绪，他确实控制不住自己。就象他写诗时，任凭感情驰骋一样。

为他这操蛋的脾气问题，住他上铺的小梁子十分打怵。

谁住在哪儿，原是命里注定的。入学前，班主任就把宿

舍分配好了。小梁子看见自己的名字写在九新的上铺，非常懊恼。新入学带给他的喜悦心情立时烟消云散了。九新的名气，不用说在这所院校，就是在全省全国，也是老响，而脾气又是那么糟糕，睡在他的上铺不等于睡在热锅上吗？要是一天两天，倒也不难克服，一睡就是二年，可怎么熬呢？他几次想找老师调换一下，终于也找不到适当理由，就整天提着心捱日头。上床下床时，轻手轻脚，跟猫似的。可他无论怎样加小心，那连体双层床也颤悠，直响。

真不巧，有一天小梁子居然把床板弄坏了。他的床板恰是九新的天棚，九新糊那上面的报纸也弄出几条口子。小梁子急忙道谦，慌慌地找纸去糊。

九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你看，我越加小心越出事。”

“你根本就用不着加小心。”九新说，“假设住你下铺的就是你哥哥……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

小梁子的心境渐渐宽松下来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几个躺在床上待睡，小梁子放了个响屁，十分宏亮。

大鹏说：“歌咏比赛要是这么响亮就好办了。”

九新说：“这有点气势，非同凡响。”

小梁子说：“听口音不象本地人吧？”

“本地人，没错，这才是正宗本地人口音。”九新哈哈地乐了。我和大鹏也忍俊不禁，整个寝室沐浴在一片欢乐友好的气氛中。

九新提议讲故事，每人一个。

他讲了知青的故事。我讲了白毛子的故事。大鹏讲了文工团的故事。最数小梁子的故事好听。他的讲故事才能，决不亚于二流评书演员。让你捧着肚子乐。

“这就是小说呀！”九新高兴地说，“你把它写下来就是小说。”

“这就是小说吗？我可从来没写过。我说的是一段真事。”

“对了，小说的创作过程，就是要同人类感情的发展过程一样神秘莫测，不露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。”九新告诉小梁子动笔试试。

小梁子的艺术感觉弄不好是先天性的。他只需几句话就可以勾勒出一个人物的音容笑貌，如同刻在你的脑袋里一般鲜活，写景状物也惟妙惟肖。要紧的是他的作品很少废话。而该写的又一句不少。这是许多作者孜孜以求而又很难达到的境界。

小梁子的处女作刚脱稿没几天，就被一家大刊物选用了。编辑带信来说，要小梁子再写几篇，作一组发出去。

小梁子激动了，变得不爱说话。学院里放映录像，原来小梁子每场必看，这会儿一场也不看了，把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。

那天中午，他买了两只花卷，只吃半个就要走。

大鹏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我忘了，正构思一个情节。”小梁子已经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境界中。

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，九新大鹏我们几个漫步在学院通

往太阳岛的林荫路上，柳梢刮刮打打地撩拨人脸，小风也吹得舒心。小梁子又讲了一支动人的故事。

“这个可以写吗？”小梁子正考虑如何给编辑部凑够一组的问题。

九新说：“这个却不行，你再讲几个试试。”

小梁子就又讲了几支故事。九新从中选择了一个，并且重新处理一下，说是这个可以写。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！”小梁子象是忽然悟到了什么，他高兴地说，“小说可以是故事，但故事未必都是小说，是吗？”

“所以，当你对生活有了独到的属于自己的认识时，你才知道哪支故事是小说。”

松花江泛着黑波，哗哗地响。月亮在那上面不住地跳跃。那晚我们洒下一路的故事和艺术，人生和世界。

回宿舍的路上，小梁子说：“刚开学时，我差点要求老师给调寝室。要是真调了，得后悔一辈子！”

学院的餐厅修建得很漂亮。马赛克铺地，饰有五彩壁灯。学院举办大型舞会，多半在这里。伙食却办得糟糕。有时候一碗米饭里挑出十几只虫子。半碗鸡蛋糕充其量有两只鸡蛋的成本，却标价八角钱。算下来比个体户办的小馆还有剩头。有明文规定学院食堂不缴税不许盈利而且职工由国家开支。毛病也不知出在哪。

每餐开饭前同学们都早早地挤在餐厅门口，黑压压地一群。因为先来的吃啥有啥，后来的有啥吃啥。米晚的吃啥没啥。一个个手持餐具的大学生顾不得体面，单等餐厅大门一

打开便冲锋似地往里面挤。那情景如同苏维埃红军攻占冬宫。

“我可是从来没去挤过。这倒不是我体格不好没本事拥挤，也不是我大几岁就尽量装得斯文。书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倒是的。

“来晚的吃啥没啥。”这正合我心思。咸菜总还是有的，再有点剩粥什么的就可以糊弄肚子了。为了上学，就得勒着点。再者说，无论吃什么，不过二尺远还不变成同一种物质？

“郁民兄怎么不买点炒菜呀？”

“来晚啦，食堂里没菜啦。”

就这办法，又省钱，又不失体面。

站在“苏维埃红军”后面老等的，还有林洁女士。她怀孕了，肚子挺得危险。

林洁很会利用时间，一边老等，一边背诵党史题。她常依在餐厅雨达下面的水泥柱子上，眼白上翻着，小嘴咕嘟咕嘟地象金鱼喝水。

党史课是我们学院的必修课，考试科目。弄不好就不及格，而不及格就得不到毕业证，而得不到毕业证这上学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多半。

党史考试题出的也古怪：古田会议决议是谁起草的？谁没写完谁又接着写的？马本斋和鲍罗廷是何许人也？沈家大屋是怎么回事？日本天皇是哪一天签署的投降书……挺厚的上下册党史教程，有一个地方背不到也不行。

“哎——”弄得同学们一个个直上火，唉声叹气的。



“真用功夫啊。”大鹏吃完饭出来了，我和林洁还没排上号。

林洁说上次党史测验不及格，还得补考。

“你少回家几趟不就有了？”

“去！没你的事！吃饱了一边趴着去吧。”

大鹏做个鬼脸回宿舍去了。

林洁弹得一手好电子琴，歌也唱得不坏。有时候她弹琴大鹏唱，有时候大鹏弹琴她唱，有时候小梁子弹琴她和大鹏合唱。十五的月亮，夫妻双双把家还，散包相会……唱得有趣有味儿。接近王洁石谢莉斯水平。

无论是学校还是班级组织的舞会，只要大鹏和林洁下场，所有的舞伴都黯然失色。欣赏他们的跳舞，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
林洁常到我们宿舍里来。理由是向我借书看或是向九新请教问题。

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什么？”

九新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，同学们有什么难题多半问他而他又乐得回答这些问题，态度极是认真。

“根本区别嘛，要答三个方面……”他滔滔地搬着指头讲，而林洁并没有用心听。

大鹏不在宿舍的时候，林洁来就多半向我借书，拿了书就走人。

那天林洁来，大鹏冷不防提出一个学习以外的问题。

“你今年二十几了？”